

## 第十四章 夏日覓得一枝梅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你就這去把我背出來，也不怕司棋發現？”

“她現在天天睡得這麼沉，我連迷香都不用，估計她也醒不過來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...總有些不好意思。”

“看看星星，看看星星而已。”

“你說的話能信？”

“那婉兒你準備做些什麼？”範閑壞壞笑著望著她的臉，帳外的月光並不明亮，所以林婉兒的臉顯得格外朦朧，格外美麗。

林婉兒極好看地皺皺鼻尖兒，假歎道：“許了你這樣一個大色狼，半夜槍人，我又有什麼辦法？”

範閑也歎了口氣：“我也擔心總這樣偷偷摸摸的，將來成親後，萬一要是回咱倆的臥室，我不會走門了，那該怎麼辦？”

林婉兒啐了他一口，生怕他的心思真往那裏發展，畢竟此時夜深人靜，二人獨處，萬一他真想...如何如何，自己也無力阻攔。

範閑不知道姑娘家的心思，如果他知道林婉兒此時已經想到了無力阻攔四字，隻怕早就撲了上去，正所謂非不能，實不為也，在範閑的概念中，一旦女子想到無力阻攔，那其實就是已經做好了不阻攔的準備。

二人躺在軟軟的墊子上，帳子拉開了一道縫，從帳裏往上望去，正好可以看見一帶星空，今夜月淡，所以星星顯得格外明亮，在幽黑中帶著絲深藍的夜幕裏，溫柔地注視著大地上所有的情侶。

林婉兒斜倚在範閑的懷裏，範閑隻覺鼻端傳來陣陣淡香，胸腹處是小姑娘柔軟彈嫩的背臀，夏日少年青衫薄，就像沒有布料攔在二人中間一般。毫無疑問，此時還沒有反應的男子，不論是十六還是六十，那都已經淪落到了禽獸不如的階段。所以範閑有些緊張地緊了緊雙臂，讓兩人的身體靠的更近一些，不留絲毫距離，迷亂或幸福的感受著懷中傳來的每一分觸感和彈潤。

範閑開始變魔術了，右手先前還牽著婉兒地手。下一瞬間卻不知怎麼跑到了姑娘家的胸前薄薄的衣衫裏，握住了某處柔軟所在，豐潤一片。

帳篷裏無比安靜，就連湖上微微的波濤聲都顯得十分羞澀。

良久之後，帳篷裏傳來幾聲羞聲還有年青男子陶醉的聲音：“世上總有些事情果然眼見也不為實，實在是很難掌握...很難掌握。”

...

林婉兒的耳根子都紅透了，嗯了兩聲，扭著身子要擺脫範閑的魔掌。卻哪裏敵得過初哥的爆發，身子被挑逗得愈發軟了，情急生智，咳了兩聲，硬生生掙出幾分柔弱感覺來。

果不其然，範閑一怔，以為她著了涼，趕緊念了幾遍清心普善咒。強壓欲念，將她的衣衫理好，扯毯子給她蓋上。林婉兒餘羞未褪，心裏卻有些好笑和感動，生怕他再次變身，眼珠子一轉就轉了話題：“今天白間...看你整那些新鮮東西。如果拿去賣。隻怕能賣不少吧？”這說的是那些燒烤作料和此時二人住的帳篷。

範閑此時有些欲求不滿。嘶著聲音說道：“堂堂郡主娘娘，操心這些小錢做什麼？來。再親個嘴兒。”

林婉兒又羞又急，說道：“你又開書局，又做豆腐的，人家以為你喜歡經商。”

範閑心想做豆腐倒罷了，吃豆腐是真喜歡，苦著臉回答道：“我得證明自己能掙錢，隻有這樣，將來咱們的皇帝舅舅將內庫交給你我打理，才會放下心來。”他入京之後，著力做生意，交結慶餘堂，便是為著這事兒。

二人滾燙的身子這時候終於冷靜了許多，相擁抱著看星星聊閑天不知怎的，就講到前些天範閑去宰相府拜訪老丈人的事情。

“爹爹...身體還好吧？”林婉兒關心問道，她極少能見到自己的父親，但心裏還是無比牽掛，今天看見傻大哥，想到二哥林珙早逝，父親一人孤苦，隻怕很傷心，自己身為人子，卻無法侍奉在旁，實在是不應該。

範閑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安慰道：“都挺好的，將來成親後，我們一起孝順著，總比現在要好些...對了，宰相大人可是真的同意咱們的婚事...”

二人的聲音越來趕低，漸趨不可聞，消瘦在這沉靜的湖畔\*\*夜色\* (\*\*請刪除) \* (\*\*請刪除) 之中，至於當晚還發生了些什麼，日後再作計較

第二日大光入窗，二人自然不可還在帳篷裏，不然讓那些護衛丫環們知道了自家的女主子，將來的男主子居然一整夜在外麵恩愛親熱，這件事情一定會成為京都月內最轟動的八卦新聞。

範閑與林坑兒分別在各自的房間\*\*睜眼，揉眼，翻身，微笑，回味，傻乎乎地伸著懶腰。

眾人起床後開始分桌用膳，丫環仆婦們忙個不停。林碗兒坐在圓桌之旁，溫柔地給...大寶夾醬菜絲下清粥，眼光都沒有瞥範閑一下。在另一邊，範閑忙著給妹妹吹涼碗中的熱氣，顯得特別兄妹情深。

範閑與林婉兒沒有互視一眼，但二人眉眼間蕩漾著地某種情緒，讓整個廳間都開始散發一種叫做幸福的味道。敏感如葉靈兒，聰慧如範若若，極為狐疑地互視一眼，又極有默契地移開眼光。

天色尚早，吃過飯後，範閑正準備去林間找個僻靜處活動身體，保持天必須進行的修行，不料葉靈兒卻正色走到他麵前，一抱拳，請他指點。

葉靈兒回府之後，與父親說起過那日在皇室別院外的較量，葉重細細考問之後，對於範閑的應對大加讚賞，說道這位範公子當初能躲過那場刺殺，生剖程巨樹，果然不凡。聽了父親的話，葉靈兒終於對範閑有些服氣。但卻稟持武道葉家的理念，找到機會就誠心向範閑討教。

所謂討教，其實隻能證明葉靈兒服氣沒有服到骨頭裏。

範閑極少與人對練，當初在澹州時，基本上屬於被五竹叔暴錘的可憐角色。所以今天有資格指點一下身為七品高手的葉靈兒，不免有些意外的快樂，說話指點倒也實在，隻是五竹不是好老師，他也不是好老師，隻會說這一拳應該如何直，這一讓應該如何省力，隻能從淺顯的外在出發。無法總結出一套先整的理論。

所謂小手段，是範閑如今的成套殺人技了，隻是教人卻有些不方便，尤其是教一個眼若翠玉般清亮的漂亮小女生。而且範閑也不是個一見人便會掏心窩子的實誠人，所以葉靈兒不可能學到五竹殺人的精髓所在，但終究也有所進益。

範閑微笑，今日總算將葉家流雲散手全部看清楚，原來就簡單的一雙手。竟然就可以演化出如此多的攻擊方式，即便是葉靈兒出手，就有破風殺神之威，如果是葉重或者是葉流雲親自使出，隻怕大劈棺之技足以破開石墓，而散手如枯枝總以令對手身法凝結不能躲！

一番拳風掌勁下來。範閑很滿意葉靈兒身體的柔韌程度。隻是微笑望著姑娘家小蠻腰的眼光總顯得有些異樣。葉靈兒沒有注意到他的目光。不然隻怕會勃然大怒，猶自沉浸在範閑先出手的軌跡角度以及力量的完美配合感覺之中。深受震撼。

總之，這個買賣沒有虧。

許久之後，樹林裏傳來一聲呼痛，範閑揉著手腕走了出來，後麵葉靈兒捂著鼻子也是了出來，終於變得徹底老實了

其實，對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來說，每天的生活就像流水帳，隻是一步接著一步，日日重複，難免有些無趣。但權勢與富貴這兩樣東西，似乎可以保證流水帳目上偶爾會出現些新鮮的數字來。

大寶和範思轍被範閑踢去後山騎馬射箭去了，自有侍衛保護，丫環服侍，不需要太過操心。如今的避暑莊裏，便隻剩下他一個男子，外加婉兒，妹妹，葉靈兒三個姑娘。

安坐庭間，啜茶聽曲，看著有幾分姿色的姑娘淺吟低唱，範閑微笑著，心想權勢真是個好東西，郡主要聽曲兒，便可以馬上從京都喊人來唱，這位唱曲的姑娘是真正的唱家，憑著一把好嗓子走遊於京都王公家院之中，也是有些清高的人。

直到此時此刻，範閑才有了身為慶國男子的自覺，他必須為身邊的人，為自己謀取權力或者財富，如果想要保有若似幸福安樂的生活，而不至於淪為邊境上的馬賊，土磚窯裏的苦工，或許有些東西是值得舍棄的。

他是個自私的人，這一點他時常提醒自己。

山堂之前，那位叫桑文的姑娘嗓音清脆，與清風混在一處，穿堂而上，繞梁不走。

“冬前冬後幾村莊，溪北溪南兩履霜，樹頭樹底孤山上。冷風來何處香？忽相逢縞袂綃裳。酒醒寒驚夢，有淒春斷腸，淡月昏黃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